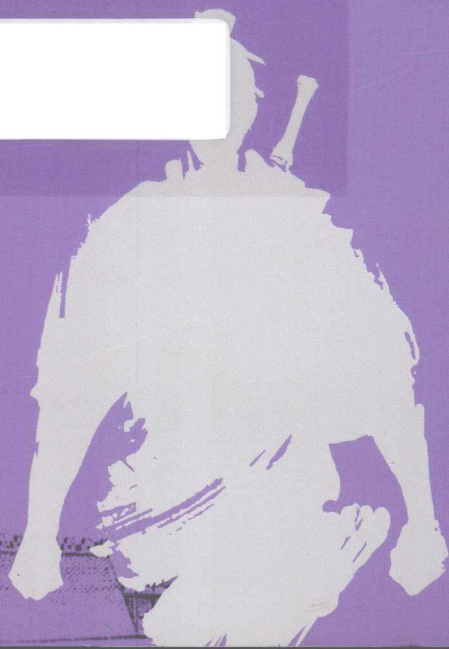


玄武记

弦戈著

中

◆ 漓江出版社



历史奇幻武侠

弦戈著

玄武记

中



◆ 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玄武记 / 何志文著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4.9
ISBN 978-7-5407-7335-9

I . ①玄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30546 号

玄武记

XUAN WU JI

作 者: 弦 戈
责任编辑: 梁 志 罗天江 苏子新
书籍设计: 杨 威

出 版 人: 郑纳新
出版发行: 漓江出版社
地 址: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: 541002
发行电话: 0771-2506885 0773-2583322
传 真: 0771-2506885 0773-2582200
电子信箱: ljchs@163.com
印 制: 广西南宁方正天力彩色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: 76
字 数: 1200 千
版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5 年 4 月第 1 次
书 号: ISBN 978-7-5407-7335-9
定 价: 117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出版社调换。



目 录

十五	失 约·····	401
十六	知 音·····	427
十七	破 阵·····	458
十八	围 观·····	497
十九	真 筴·····	524
二十	斗 酒·····	550
二十一	牙 帐·····	578
二十二	对 剑·····	605
二十三	携 逃·····	633
二十四	要 盟·····	665
二十五	重 逢·····	693
二十六	洞 房·····	721
二十七	图 圉·····	750
二十八	说 法·····	778

失约

第57章 汴河之约

李世民射得兴起，又连射两箭，分射讲武堂东西墙壁悬灯，箭箭皆中，皆灭烛火，众人赞叹不已。

刘文静笑道：“少令主英武绝伦，武功高强，便是骑射，也是百步穿杨，箭无虚发！”几个江湖帮主起座，纷纷上前，躬身对李世民拜道：“今天下方乱，龙云更替，世无其主。少令主神勇无伦，义薄云天，令人心悦诚服。今后但有所命，我等听凭少令主驱遣！”

李世民哈哈一笑，一扔弓箭，顺手拿过童仆手中箭，高声道：“好！大家意气相期，共图富贵。我与诸位兄弟在此，以断箭为誓。今后大家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逐鹿天下，共图大计。如有背此盟者，有如此箭！”说罢，双手一折，一把箭戛然折断。

众人见李世民手中箭约有二十几根，合起来足有手臂一般粗，他竟能瞬间折断，不由得惊叹，一时齐声响应，表示愿与少令主同誓结盟，共谋天下。李元霸心中暗叹：“二哥神武非凡，真乃天生英主！”

李世民见众人哄然响应，心中大悦，一摆手，道：“好了，今晚宴会讲武便到此吧。各位自去歇息，今晚我要和三弟彻夜长谈。”

李世民等众人纷纷起身离去，拉过李元霸的手，径往讲武堂西侧小门走去。推门出去，一条蜿蜒石径在前，兄弟俩相携而行，沿径而走。李世民道：“三弟，哥哥我有话要和你谈。我们上揽月楼去吧。”走出几十步，步入一间五层阁楼，拾



级而上，直上顶楼。

二人才进阁楼，一个丫鬟推门进来，送上两杯茶水，放在桌上，掩门退去。李世民推开窗户，负手而立。其时，月隐云中，四面一片漆黑。

李世民道：“三弟，你方才都看见了，这些江湖豪杰，个个孔武有力。当今天下大乱，各路英雄竞起。李密那小子野心勃勃，发起扬州之会，拉拢天下豪杰，欲在今秋十月太原之盟成为天下盟主。我受父命，和大哥四弟几个在中原一带活动，多与江湖人士结交。江湖人士但有一技所长，不问出身，皆与之抗礼，拉拢人才，以为将来之计。山东豪杰尤盛，得山东人物者得天下，今日青云之会，正为此也。”

李元霸心中凛然：“恩师所言不虚也。”点头道：“原来父亲和哥哥早有谋划，乃为天下之计。”李世民爽朗一笑，道：“三弟，你也知道，哥哥我虽为习武之人，却一向不喜与武人为伍。武人多为匹夫之勇，不足为虑！不过，将来取天下，非武力不能成功也。然而光凭武力，又何能为？欲成就大事，非谋划不成。因此我更喜与文士相处，他们虽手无缚鸡之力，然而满腹经纶，胸有百万兵，观天下形势，如观掌上之纹。”

李元霸道：“像房先生这样的文士，胆识出众，才智过人，哥哥有他们辅佐谋划，又有众多豪杰出力，一定可成大事。”李世民点头微笑，道：“三弟也看出房先生不是一般人物吗？我得房先生，天下大计可制而定矣。”话锋一转，说道：“只是为兄尚有一疑，一直未解，三弟能告知否？”李元霸道：“二哥但有所问，小弟知无不言。”

李世民走到桌前坐下，微微一笑，低声问道：“江湖传说有一部玄武秘笈，事关天下兴亡，可是在你身上？”李元霸早料到他有此一问，也不惊讶，笑道：“秘笈之事，二哥从何得知？”

“江湖早已风传，玄武秘笈半部在王通身上，半部在邵正奇身上。你身为王邵二人之徒，又和王通之女在一起。我听文静说你遭跟踪追杀，凶险不断，皆因此书而起。王通之女倒也罢了，哥哥实在很担心，你若身藏秘笈，终成众矢之的，日后行走江湖，定然危机四伏……”

“二哥，江湖所传非虚，秘笈确有其事。”

“能否让哥哥一见。”

“可惜我来讲武堂前，秘笈已不见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李元霸正要说出秘笈真相，窗外卷来一阵风，烛灯扑灭，满屋顿时漆黑，伸

手不见五指。突然一道影子从窗口跃入，掠过李元霸身边，转眼飘出窗外，来去迅捷之极。李世民喊道：“三弟小心，有贼！”拿起茶杯掷向窗外，咣啷一声，茶杯坠地。李世民趋近窗前，看见一个人影跃下阁楼，远远地去了。李世民大声喊道：“快来人，掌灯！”

不一会儿，童仆进来点亮烛灯，李世民拔剑在手，神色严峻，如临大敌。李元霸一瞥眼，见桌上以水书有“勿告”两字。一见之下，心下骇然：“灯灭之时，那人潜人居然留下两个字，动作之快，简直匪夷所思！”此人若是敌人，早对我下手，他叫我别将真相告诉二哥，却是为何？”

李世民未曾发现水字，神色冷峻，道：“那人行如鬼魅，来去如风，江湖中谁有如此功夫？”李元霸叹道：“此人身手非同小可，令人可怖。”突然面露痛苦之状，伏在桌上，趁机抹去字迹。李世民见状，惊问：“三弟，你怎么啦？”

李元霸咬牙作忍痛状，道：“肩伤发作，剧痛难忍。”李世民道：“既如此，三弟，你先去歇息，咱们明日再说。”微微一笑，又道：“秘笈既失，何惜之有？愚兄看来，天下岂能凭一书而得，黄龙教一面谎称已得秘笈，一面又四处搜寻，李密野心昭然若揭。”站起身来，呼道：“来人！”童仆躬身走进，李世民道：“扶公子回房安歇。”

李元霸起身与李世民道别，随童仆而去，往西边一间厢房行去。进了厢房，室内虽不比原先豪奢，却是清雅之极。待童仆点灯退去，关上房门，回头一看，龟蛇二灵赫然在侧，伏在墙角。

李元霸见龟蛇二灵静伏一隅，又惊又喜。走近前去，见龟蛇相缠一处，不时抬头朝自己张望。心道：“看来这两个仙物未卜先知，江湖传说并非空穴来风。”正自纳闷，窗外传来飞禽振翅声音，又听门外有人喊道：“元霸，快来开门。”听出是王蝉儿的声音，过去开门。王蝉儿翩然而入，李元霸道：“小师妹，你怎么现在才回？叫我悬了半天的心。”

王蝉儿不搭理他，坐在椅子上。李元霸见她神色有异，问道：“大师兄没事吧？”王蝉儿轻哼一声，幽幽道：“他当然没事，是我有事。”李元霸笑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王蝉儿又不作声，左顾右盼，道：“你怎么换了房，若不是雪鸽带路，还找不见你呢。龟蛇二灵哪儿去了？”

李元霸指向屋角，道：“它们……”回头一看，已不见龟蛇，奇道：“刚才还在，怎么转眼又不见了。”王蝉儿叹道：“唉，我和你被江湖那些恶人追杀，全因江湖传说的玄武秘笈，你可知秘笈究竟怎么回事吗？”李元霸心下明白，道：“小师妹，莫



非你去见大师兄，听到什么消息？”

王蝉儿站起身，附在李元霸耳边道：“什么玄武秘笈？原来就是龟蛇两个小畜生。”又跺脚道：“我一直蒙在鼓里，几乎被它们害了性命，担了许多凶险。”

“它们也功不可没嘛，冰儿不是救过咱们一回吗？”

“可这两个什么鬼秘笈带在身边，终是祸端。元霸，咱们不用管它们，不见就不见，省得各路强人成天盯着咱们不放。”

李元霸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江湖上已知秘笈真相，咱们带在身边，确有许多不便。”心想：“龟蛇毕竟神物，不用装在竹杖里，即便远隔千里，它们也知寻来。”

王蝉儿叹道：“我原以为江湖上传说的什么玄武秘笈是胡说八道，谁知竟是那两个小畜生。冰儿是爹爹驯养的，平时也不喜跟我玩。谁知你带的老龟儿和冰儿却是天生一对，两个在一起不就是玄武之象吗？难怪江湖风传你有半部，我有半部。”说着从怀里拿出写有“玄武秘笈”字样的书，笑道：“看来这本伪书再难糊弄人了。青面老怪偷听咱们说话，知我扔出的不是秘笈，故意放过咱们，一直偷偷跟踪。黑木剑客和虬髯大汉若得知真相，也不会放过咱们的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突然破门而入……”看着门窗，流露惶恐之色。

李元霸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小师妹，原来你去见大师兄他们，带回的都是坏消息。”王蝉儿道：“告诉你吧，什么大师兄病卧不起，全是师兄他们编好哄我的。我去和他们会合，看见大师兄好好的，才知上当，真是生气！”李元霸故意道：“师兄们哄你去见他们，自然因为他们太想见你了。”

“才不是呢，他们哄我去，是为了要我……”

“要你怎样？”

王蝉儿叹道：“他们知道这些天来我都和你在一起，也知龟蛇便是玄武秘笈。他们要我回来向你拿回冰儿，连你带的老龟儿也带走。我不干，他们就抬出爹爹来。”

李元霸道：“他们怎么说？”王蝉儿道：“师兄们嘱我不要把这些话和你说，可是不愿对你有半点隐瞒。他们说我爹爹早知玄武秘笈便是龟蛇二灵，爹爹一直暗中监视你，一心要拿到秘笈。还有，玄武秘笈也不是轻易能读懂的，若非其人，就算得到了也是白搭。”

李元霸惊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爹爹他还在……”他想说“你爹爹他还在人世吗”，话到口边，忍住没有说出。

王蝉儿瞪他一眼，道：“什么叫我爹爹还在？我爹爹自然还在，你又来咒我爹

爹！”沉吟道：“我听四师兄说，江湖还传了一句话叫作什么‘非李不解，遇袁而明’，玄武秘笈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得懂的，须得一个姓李的才能解得。江湖上都以为这个姓李的人就是你呢，也不知是不是真的。嗯，你好像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一样？”

李元霸奇道：“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解密之人？这可不好玩。”王蝉儿笑道：“龟蛇玄武躲到哪里你都搞不清，还解密呢。”看了一眼玄竹杖，咬唇不语。李元霸看出王蝉儿心思，打开玄竹杖盖头，空空如也。王蝉儿看了，点头道：“我就知你不会骗我！龟蛇不见了，又有什么打紧，正好把话传到江湖，让那些心怀叵测的坏蛋死了心，以后别再找咱们麻烦啦。”

李元霸微微一笑，在王蝉儿耳边道：“小师妹，这两个小东西神得紧，平时不冒头，可是我到哪里，它们就会跟到哪里。”

王蝉儿点头道：“是，上次我们一起在湖中赏月，它们不是也找到船上了吗？”说到这里，想起自己和李元霸在船上绮丽之事，脸上一红，突然拉起李元霸的手，忸怩道：“元霸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师兄他们个个都对我好……”

李元霸点头道：“不用说，我早猜出来啦。只是，你心里究竟最喜欢谁？”王蝉儿叹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虽说大师兄待我更比其他师兄好些，可是要单单对他一个，我做不到。我不忍心伤了其他师兄们的心……”李元霸道：“因此你谁也不理，不能面对，只好逃出白牛溪，躲开他们是不是？”王蝉儿黯然点头。

李元霸瞥见桌上有个盆景，伸手摘下一朵花，撕下一片片花瓣，道：“小师妹，你的心就像这朵花一样，分成八瓣，若是撕下一瓣，花就残缺了。因此你一直苦恼不是？”

王蝉儿长长舒了口气，道：“嗯，我承认，遇见你之前，我的确不知该选择谁，现在好了。这一次我去见师兄们，我和他们说我已心上人……”含情脉脉看着李元霸。李元霸心里咯噔一跳，心道：“小师妹真的把心思放在我身上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王蝉儿道：“李元霸，我跟你讲，你在认识我以前，不管你喜欢过哪个女孩子，可是从今往后，你须得将她们统统忘了，一心一意只对我好。你若对我有二心，我一针先刺死你，然后自杀，随你而去，同归于尽！”

李元霸听得惊心动魄，一时目瞪口呆。王蝉儿幽幽道：“我今晚来找你，还有一事。便是明日巳时一刻，请你到城中汴河酒家，大师兄他们要问你拜爹爹为师的经过，说不准会和你重修同门之谊。我想好了，无论如何，以后你到哪里，我



便跟到哪里。”

李元霸道：“小师妹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就算咱们没有玄武秘笈在身，江湖杀手即使放过我，大师兄也不会放过我的。”

王蝉儿嗔道：“你又怕什么？我在你身边，大师兄他们敢把你怎样？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你要对付他们八个，凭你现在的功夫，可差得远呢。”见李元霸笑嘻嘻的，全无正经之色，皱眉道：“哼，你才不是担心打不过大师兄他们呢，我知你嫌我不够温柔，因此不想和我在一起是不是？”

李元霸脱口道：“小师妹，你何必一定要跟我在一起？”王蝉儿道：“呸，臭小子，你当我是谁呀？我知你嫌弃我，可是我偏要黏着你，看你怎么办！”瞪了李元霸一下，推开窗户，一跃而出。

李元霸以为她走了，谁知王蝉儿又转回来，从门外伸进一张笑靥，道：“李元霸，你听好了，明日见过师兄他们，我便随你一起去洛阳。这是你邀我去的，不许反悔。明日若不见你来，哼哼，你便躲到地下飞到天上，我的雪鸽也能找见你，到时可别怪我不够温柔。”妩媚一瞥，转身去了，丢下一串咯咯笑声。

李元霸呆了半晌，叹一口气，顺手关上窗户。回过身时，又见龟蛇赫然现身。无心睡眠，盘膝而坐。坐了半个多时辰，心中烦躁，起身在屋中来回走动。想到王蝉儿的话，心想：“明日我须尽快赶往洛阳送信。至于汴河酒楼之约，又何必去？我和白羽派的渊源，说起来也做不得数的。当时王通万不得已，才勉强答应收我为闭门弟子，又托我将掌门信物带给小师妹。谁知大师兄四师兄几个竟不认我，如今欲谋玄武秘笈，才与我修好。”

从王蝉儿话中听出，她爹爹王通似未曾死。忽想起白面黑衣人，还有昨夜来访之客，可能就是王通，只是他何必又诈死？他若志在玄武秘笈，何不直接下手夺去？又想到王蝉儿说“非李不解，遇袁而明”的话，心中更是困惑。难道江湖上都以为我是解开玄武秘笈秘密之人，因此对我手下留情，等我破解了秘笈再下手？

李元霸看着龟蛇，一时猜不透这两个小东西究竟有何古怪。寻思良久，不得其解。忽觉困意袭来，于是和衣倒身睡去。



第58章 又见褒姒

正迷糊间，忽听窗外有鸟鸣叫，李元霸睁眼一看，窗缝透入晨光，天已微明。一跃起身，推门出去。看晨风清新，想起开封乃自古名城，不如趁此机会到处走走，游览一番，也算不虚此行。拿了包裹，背在身上，心想：“我若当面告辞，二哥定不答应。干脆不辞而别，先去城里溜达，待城门开后，便往洛阳送信。”

走出房外，见青云书院也开始有人走动，不愿惊动旁人，施展壁虎功，翻墙跃下，顺着街道走去。昨夜在阁楼上，他和二哥李世民说话，早看见离书院不远，一条大河横亘而过，便是天下闻名的汴河。汴河东西横穿开封城，自西从洛口分水入城，东去至泗州入淮。河上舟船如织，日夜不停。两岸遍栽岸柳，虽非春日，犹蔓枝绿叶，随风摇摆。

走不多时，到了河堤南岸，不时听到吆喝叫卖的声音。其时天色朦胧，行人不多。走了一会儿，见汴河水清，多日不曾洗澡，便想下河一游。他走到一棵柳树树下，看左右无人，脱下衣袍，跳入水中。远远听见捣衣之声，循声看去，有一女子在水边浣衣，不觉心中诧异：“这是谁家媳妇？如此勤劳，日尚未出，已来浣衣。”

李元霸在水中游了半个时辰，始觉微凉。再潜游几回，起身穿衣。想起“牛头”“马面”说过，自己穿的锦衣沾了黄龙教留下的异味，鹰犬可闻气味寻来。虽然半信半疑，心想宁信其有，不如扔了衣袍，免生后患，于是穿上颜萱缝制的青衫，顺手将换下的锦衣扔到河中。忽觉腹中饥饿，便朝街坊叫卖声处走去。走出十几步，忽听身后有人喊道：“这位公子，请留步！”

李元霸回头一看，一个青衣少女站在身后，挽着一个竹篮，手拿一件衣袍，怯生生道：“公子，你的衣袍掉水里了，我才捡到的，还给你……”说着递过锦袍。

李元霸陡然间看见青衣少女，心中一震，似曾相识，一时想不起是谁，张口道：“你……”青衣少女手指河堤，婉转低眉，道：“刚才我在河边洗衣，见公子在河中游泳，眼看公子的衣袍随水漂下，可是你落下的吗？”

李元霸不住打量青衣少女，怔怔地道：“不错，衣袍是我落下的。不过是我故意扔掉的。”青衣少女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抬眼看了一眼李元霸，又复低头，款款笑道：



“咦，衣袍好好的，怎么就扔掉？是了，我已顺便洗净……”李元霸左看右看，突然面露喜色，脱口道：“你是褒姒妹妹？”

青衣少女闻言，猛然一惊，抬起头来，两眼直瞪李元霸，竹篮落地，口中喊道：“是你？元霸哥哥！”呆了片刻，惊喜交加，纵体入怀。李元霸蓦然认出褒姒，喜出望外，道：“褒姒妹妹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手抚她的头发。

褒姒浑身颤抖，道：“真是你吗？元霸哥哥，原来你也到了这里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呢。”说到这里，哭出声来，似甚委屈。李元霸抱住她肩头，见她身子单薄，似比原来瘦了许多，叹道：“褒姒妹妹，我们有半年不见了吧。”

褒姒抬起脸，泪涟涟的，不住点头道：“是，元霸哥哥。我记得清楚，到昨日我和你已六个月零十七天不见了。”李元霸笑道：“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？”褒姒眼帘带泪，道：“自打和你分别那天，我每天都记挂着你，盼着早点再见到你……”说着，又呜咽而泣。

李元霸扶褒姒走到堤边一块石上坐下。褒姒一边拭泪，一边不忘提着竹篮随身。李元霸见竹篮盛满各色衣裳，道：“褒姒妹妹，你怎么一大早便到河边洗衣裳，几时来到这里？”看着她清瘦的面庞，叹道：“你可瘦多了。”

褒姒泪如雨下，道：“元霸哥哥，我的命好苦！”李元霸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，褒姒泣不成声，道：“我爹爹他老人家已经死了。”李元霸知道褒姒父亲是乡下的私塾先生，闻言惊问：“你爹爹人到中年，好好的怎么就……你哥哥呢？”褒姒哽咽道：“爹爹是给气死的，哥哥被官府征去辽东运粮去了。”

李元霸问起缘由，褒姒哭一声，说几句，断断续续道来。原来她和哥哥褒雄被李元霸救出后，兄妹俩回到家中，不久褒雄便被官府抓去服役。褒姒三岁时母亲便死了，母亲有个姐姐远嫁中州，一直没有音讯。褒雄被征走后，乡中恶霸见褒姒美貌，欺她家中无人，三天两日上门骚扰调戏。爹爹出言呵斥，被恶霸打得站不起来。父女俩击鼓告官，官府又被恶霸收买，恶霸更为嚣张。父女俩无奈，才背井离乡，到中州投亲。父女俩辗转一月，寻至开封找到远亲，才知姨母已于前年死去。姨父新娶，开了一家洗衣坊。见她父女来投，投以冷言冷语，置以冷菜冷饭。褒姒爹爹是个读书人，不堪其辱，本待另往他乡谋生，谁知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到开封不到几天，竟病倒了，卧床不起。

父女俩寄人篱下，只好忍气吞声。褒姒爹爹气上加伤，一卧不起。又无钱买药，不到两个月便死了。姨父不肯出钱埋葬，褒姒央告邻里，举债葬父。为了还债，

日夜不睡，为人刺绣。到开封不到数月，远近纨绔子弟见她生得貌美，不断有礼来聘，几家争着娶她做妾。姨父见钱眼开，逼她出嫁，可是她誓死不肯。姨父迫于名声，不敢过分逼迫，恼她不从，赶她去洗衣坊作洗衣妇，每天从早到晚洗衣，一连数月，竟不让她歇息半日。

李元霸拿起褒姒的双手来看，心中怜惜，怒道：“褒姒妹妹，你姨父甚是可恶，你带我去找他！”褒姒见李元霸神情激愤，劝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你别生气。姨父他虽可恶，毕竟也没将我赶出家门，让我有个容身之处……”李元霸轻哼一声，道：“他不赶你走，是要你作苦力。你一个弱小女子，每日如此劳作洗衣，如何吃得消？”

褒姒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你别气坏了自己，为那起人不值得的。”李元霸气犹未消，怒道：“见你这样被人荼毒，我怒气难消！你住在哪里？我去你房里瞧瞧。”想要去教训褒姒姨父。褒姒抱住李元霸的手臂，道：“元霸哥哥，我知你心疼我受苦。可是，犯不着生姨父的气。只要能见着你，什么苦都不算什么的。”说着，脸上溢出笑容。

李元霸伸手捋起褒姒额头一缕垂发，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可是，我一听到你受苦，心里就特别难受，恨不得把你姨父痛打一顿。”褒姒抬起头，看着李元霸，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不用去理他，你听我说，爹爹死了，哥哥又被征去辽东，生死未卜。我被人欺负，有时想想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爹爹死去，我真想也随他老人家去。可是，我心里实在放不下你，盼望能再见面一面……”

李元霸抱住褒姒的肩头，细细打量她，见她容色甚美，人虽消瘦，更显俏丽柔媚，叹道：“褒姒妹妹，你受苦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让你这样每天赶早为人洗衣裳。”褒姒柔声道：“元霸哥哥，我也不是白来呢，若不是每天早早到这里洗衣，怎么会碰见你呢。”拍手笑道：“天可怜见，让我还能见到你。”李元霸道：“你不要再回去跟你那个可恶的姨父一起住了。”

褒姒点点头，欣然道：“好，我不回去了。元霸哥哥，你若不嫌我丑笨，你就带我走吧。从今往后，我跟着你，做你的丫头，好好服侍你。你以后娶了夫人，我给你做佣人，服侍你一生一世。”李元霸笑道：“傻丫头，说什么话，你做我丫头佣人，难道一辈子不嫁人了吗？”褒姒抬起脸看他，神情坚定，道：“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便一辈子不嫁人，也没什么打紧。”

李元霸闻言，心中一震，想不到褒姒对自己如此眷恋，看她身子单薄，道：“褒姒妹妹，你一大早出来洗衣，定然没来得及吃早餐吧？”褒姒微笑不答，李元霸拉起她回头就走。褒姒随他走了几步，问道：“元霸哥哥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”李元霸



道：“我饿了，咱们找吃的去。”褒姒面露喜色，点头说好，回身提起衣篮，将李元霸扔的衣袍放入篮中。李元霸拉着褒姒的手，就近往一家食肆走去。进食肆坐下，要了四个肉包子，又点几样精美糕点和汤菜。

李元霸拿起包子塞到褒姒手中，褒姒接过，两眼汪汪，望着他，眼泪唰地又下了。李元霸伸手替她拭泪，正要安慰几句，只听身后有人冷笑道：“我说怎么不见人影，原来在这里和小情人幽会呢。李元霸，你好风流自在呀！”

李元霸一听声音，知是小师妹王蝉儿到了，心下微惊，回头看去，只见王蝉儿脸罩冰霜，冷冷地站在食肆门前，身后站着七八个人，正是程元等白羽派诸位弟子。李元霸哈哈一笑，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小师妹，你来了。”对八羽士拱手道：“哦，大师兄、各位师兄，你们也到了。幸会，幸会！”

程元默然不语。薛收冷冷道：“扬州一别，不过十天半月，想不到你身边的红颜女子又换了别个。李公子随处留情，左右逢源，真是风流快活呀，佩服，佩服！”李元霸道：“薛师兄说笑了。在下浪迹江湖，随遇而安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何况本公子为人爽快，人缘又好，说话也不阴阳怪气，自然结交了不少朋友。”

王蝉儿走近前，瞥了褒姒一眼，冷笑道：“果然是个美人胚子。”回头冲李元霸道：“李元霸，谁听你自卖自夸，你重色轻友，只顾在这里和旧相好幽会，害我和师兄几个在酒楼等你半天，你该怎么说？”

李元霸手扶褒姒，笑道：“小师妹，她就是我跟你提过的褒姒褒姑娘，我和她半年不见，不意今日重逢，说话之间，竟忘了汴河酒楼之约，并非有意爽约，请你原谅。”王蝉儿道：“遇见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你自然早将其他抛到九霄云外。别说是你这好色之徒，换作是我，也是我见犹怜。你的褒妹妹果然生得美，不愧是个祸国殃民的一代红颜！”

李元霸笑道：“小师妹，什么叫祸国殃民，这个褒姒岂是你说的那个褒姒？”褒姒见突然之间冒出这些人来，虽与李元霸相识，却来者不善，心中惊讶，又见王蝉儿对自己并不友好，心道：“这个姑娘长得好靓，元霸哥哥叫她作小师妹，可见关系不一般，只是她又不甚领情，两个好似欢喜冤家一般。”心下疑惑，站到李元霸身边，手拉他的衣袖，小声问道：“元霸哥哥，这位姑娘是……”

李元霸对褒姒微微一笑，扬声道：“褒姒妹妹，这几位英俊男子乃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八羽士，他们个个文武兼修，儒雅识礼。这位漂亮姑娘么？是我小师妹……”王蝉儿怒道：“呸，你别口口声声叫我小师妹，谁是你小师妹？我和你半

点不相干。”

温彦博早按捺不住，张口道：“姓李的，废话少说。快将你如何骗得我师父信任，窃取掌门信物和玄武秘笈的经过从实说来，否则别怪我们白羽派手下无情。”董常也道：“对，上回在扬州让你侥幸逃了，这一次又不敢赴汴河酒楼见面，你不敢面对我们，心里一定有鬼。如今我们找上来了，也由不得你不说。”

李元霸见温董二人语气强硬，不免有气，冷笑道：“我拜白羽派掌门王通先生为师的经过，在扬州的时候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既不相信，也是多说无益。”拉过褒姒，轻声道：“褒姒妹妹，我们走吧。”转身离去，众羽士围上来，拦住去路。

李元霸眼看程元，冷笑道：“怎么，莫非你们又要倚多胜少、群起而攻？”程元站在众羽士前，上前一步，对李元霸拱手道：“李公子，我们兄弟几个来找你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弄清你和白羽派究竟什么关系。上回在扬州，虽然我们之间有些过节，但起因全在你未将真相告白。今日既有缘再见，便请公子将事情原委一五一十地说出来，我们也好解了这个结。”

王蝉儿在汾阳酒楼久候李元霸不见，心中怨恼。找到他时，又见他和褒姒在一起，情态亲昵，早生了一股妒火。这时见李元霸手拉褒姒的手，更是生气，上前推了李元霸一下，满脸娇嗔，道：“你这薄幸无赖、言而无信的家伙！你遇见这个什么娇滴滴的红颜祸水，便将答应过别人的事全忘了。你根本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觉有些忘情，脸上一红，忙住了口。

李元霸道：“小师妹，昨夜是你自己说要去汴河酒楼见众位师兄的，我未答应。即便我不赴会，也不算失信。”王蝉儿吓的一声，跺脚道：“什么，你居然敢这样耍赖！你说过和我一起去洛阳的话，难道也不算数了吗？”李元霸道：“你既说跟我一起去洛阳，现在又带诸位师兄来为难我，却又何必？”

程元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李公子，说起来你和我们白羽派缘分不浅，你和小师妹还有患难之交。我们今日找你，也非存心为难，不过想请你一开金口罢了。适才温董两位兄弟情急之下，语言冒犯，若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我们之间，正应了一句老话，不打不成相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李元霸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果然是大师兄，说的话还像点样子。也罢，今日白羽派八位师兄都在场，既然你们说要了解真相，我再将事情原原本本说出也无不可。”薛收轻哼一声，抱臂不语。其他羽士见李元霸口气松动，便不再言语，只等他说话。

温彦博在一旁嚷道：“大师兄，我们不必和他啰唆，只要他将玄武秘笈拿出，



从此大家各走各的道，互不相干……”

李元霸心下寻思：“原来你们来找我，哪是什么想了解我拜师的真相，不过冲着玄武秘笈来罢了。”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们要找玄武秘笈，也容易得很。只可惜龟蛇二灵脾气古怪，不是什么人都肯跟去的。”转头对王蝉儿道：“小师妹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龟蛇二灵早隐身不见，它们几时再出来，我也不得而知。”

王蝉儿默然不答。众羽士七嘴八舌，示以不信，总要李元霸交出龟蛇，否则不让走人。褒姒见众羽士气势汹汹，非要获得什么龟蛇才罢，李元霸虽然武功不低，可是要带了自己安然离去，却非易事，看来今日凶多吉少，不禁有些担忧。

李元霸见褒姒面有忧色，轻轻拍她的手，低声道：“别担心，有我呢。”褒姒身子挨他更近，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示以信赖。

李元霸蓦然转身，见王蝉儿满面怒容，正看着自己，心下一惊：“小师妹见我褒姒妹妹如此温存，定然气恼，看来今日难以善罢甘休。”佯作不见王蝉儿表情，对程元道：“大师兄，我已说了，无论起因如何，我也算是白羽派闭门弟子。可惜师父他老人家不在这里，你们又不肯信我，我也没法子。至于什么玄武秘笈，也不在我身上。在下还有些事要办，失陪了。”

众羽士见李元霸要走，顿时分散开去，将他和褒姒团团围住。其时，食肆客人早作鸟兽散，躲得远远的。过往行人有不少停下来，在一旁看热闹。

李元霸见众羽士如此阵势，不免忐忑，但仍镇定，笑道：“嘿嘿，你们如此兴师动众，难道要八个打一个吗？”薛收眼盯李元霸，见他脸色有变，似有惧意，跳了出来，拔出长剑，道：“李公子，虽然你武功高强，为人机变，可是要对付你，哪里用得着我们兄弟八个一齐动手，薛某先来领教一下你的高招。”

李元霸睨他一眼，笑道：“薛师兄，大家有话好说，你真要对我动手，这不是同室操戈吗？”见王蝉儿站在一边，一声不吱，喊道：“小师妹，难道你今天和众位师兄来，一心想要我好看吗？”王蝉儿哼了一声，转过脸去，不搭理他。

实则李元霸并不惧怕，他只担心褒姒有闪失，因此不想动手。但见王蝉儿不劝阻，便知今日之斗势不能免，微微一笑，从容道：“好，既然薛兄有兴致，我只好奉陪。”对褒姒柔声道：“褒姒妹妹，你先到旁边歇歇，等哥哥陪他们玩一会儿就来。”说着从鞋旁拔出去尘剑，上前两步。

王蝉儿霜脸冷眼，见李元霸对褒姒语言温存，早已妒火中烧，突然大声喊道：“四师哥，你快替我将这臭小子的双脚双手卸下来，看他还能不能走？”

薛收回头朝王蝉儿得意一笑，点点头，提剑刺向李元霸。李元霸眼看薛收执剑而来，退开一步，微侧过身，挥剑去斩来剑。招式灵动，飘逸之极，竟是以剑演绎白羽扇法。薛收哪里见过白羽扇法的精妙，蓦然遇到如此招式，不知如何拆解，大吃一惊，慌忙转身，仓促收剑。

李元霸不等他站稳，化指为扇，伸出左指，戳他左胁。薛收大惊失色，手忙脚乱，倒纵开去，惊魂未定，吓出一身冷汗，心道：“怎么自己尚未与他对招，便被他逼得退开？真是邪门！”远远躲去一边，垂头丧气。

众羽士也看得目瞪口呆，想不到半月不见，李元霸功力大进，以他如此身手，若是单打独斗，恐怕连大师兄程元也未必能胜他。

李元霸见薛收退开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四师兄承让了。”走过去拉起褒姒的手，道：“褒姒妹妹，我们走。”

转眼之间，王蝉儿见四师兄薛收便被李元霸逼退，暗暗吃惊，转念一想：“臭小子的武功时好时坏，出招刁钻古怪，便是与黑木剑客那样顶尖高手过招也占上风。他两招之内将四师兄逼退也不足为怪。看来须得请出大师兄来收拾他。”回眸对程元道：“大师哥，还是你去教训一下这个臭小子吧。”

谁知程元摇了摇头，面无表情，对王蝉儿道：“小师妹，李公子武功神妙，在扬州，我也曾在面前失手。”王蝉儿闻言一惊，道：“什么？”瞪大眼睛，扭头去看李元霸，惊道：“原来你和大师哥交过手？”李元霸收好去尘剑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上回在扬州，我和大师兄比划过几招，承蒙大师兄相让，我才侥幸未输。”

王蝉儿冷笑道：“哼，你知道侥幸就好！李元霸，你既如此厉害，今天本姑娘倒要领教一下你的神妙功夫。”更不搭话，冲到李元霸跟前，挥手往他脸上打去。李元霸见王蝉儿一出手，专打自己的脸，侧身躲开，道：“小师妹，怎么你也跟我动手？”

王蝉儿道：“我怎么不能跟你动手，你怕了吗？看我怎么收拾你。”说话之间，挥手又打，竟不讲半点武功章法，只往他脸上扇去。李元霸见王蝉儿存心要打自己耳光，不愿惹她，采取守势，迂回腾挪，并不出手。王蝉儿恼他对褒姒温存体贴，全不将自己放在心上，一心想打他的脸。见李元霸笑嘻嘻的，一味躲避自己，心生一计，突然转身扑向褒姒，伸手抓向褒姒的脸。褒姒神情紧张，看着李元霸和王蝉儿打斗，不想眼前一花，王蝉儿竟来打自己，惊叫一声，歪倒在地。

李元霸大吃一惊，抢到王蝉儿前面，身子挡住褒姒。谁知王蝉儿抓褒姒是假，